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敬奉薄酬。
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堅決粉碎顏色革命的陰謀

梁立人 資深傳媒人

頂天立地

反對派對「一國兩制」的瘋狂挑釁，終於引起中央政府的回應，喬曉陽代表中央政府，以「三個堅定不移」，明確顯示中央底線：絕對不接受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這對企圖以政治手段從中央政府手上奪取香港治權的人來說是一記當頭棒喝。當年戴卓爾夫人提出以主權換治權的算盤打不響，今日西方反華勢力的代理人企圖用選舉騙取香港治權的把戲、顏色革命的陰謀更不可能成功，反對派絕不可能穿過「三個堅定不移」這面銅牆鐵壁，結果只會恨得咬牙切齒，碰得頭破血流！

事實上，中央政府在主權問題上向來是寸步不讓的，喬曉陽的「三個堅定不移」正好擊中了反中亂港分子的要害，他們如喪考妣，狀若瘋癲，對「三個堅定不移」竭盡攻擊誣衊之能事。反對派喉舌《蘋果日報》社論「假普選方案摧毀一國兩制」，誣指喬曉陽的「三個堅定不移」是假普選方案，是摧毀「一國兩制」的元兇。

愛國愛港底線 維護兩地利益

社論聲稱「愛國愛港沒有標準」，香港所有「泛民主派都是愛國者」，可說氣急敗壞，以至有些神經錯亂了。眾所周知，愛國愛港並非空談，不但有標準，而且標準明確得很。首先，愛國愛港的人必然會將國家和香港的前途和自己個人的命運關連在一起。愛國必然會和13億人同心同德，共同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愛港必然希望香港繁榮安定，讓700萬人安居樂業。當然，反對派也有一些人是愛國愛港的，但那些反國民教育、策動「香港自治運動」、公然舞着港英龍獅旗、叫囂「香港要獨立」的人，難道也稱得上愛國嗎？那些反對兩地交往，視內地同胞為「蝗蟲」，胡搞「光復上水運動」、「反新界東北規劃運動」、「癱瘓中環」，存心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人，難道也有臉說自己愛港嗎？鄧小平對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在這照妖鏡之下，一些頑固反華反共的反對派真面目便無所遁形。

喬曉陽明確指出，堅持不能接受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是條底線，這條底線，不只是為了國家利益，也是為了維護香港利益，維護廣大香港同胞和投資者的根本利益；如果選出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當行政長官，中央與特區關係必然劍拔弩張，香港和內地的密切聯繫必然嚴重損害，香港社會內部也必然嚴重撕裂，根本損害香港的繁榮穩定，損害廣大香港同胞和投資者的利益。

由此可見，無論從哪一個角度考慮，與中央政府對抗的人都不宜擔任香港行政長官。中央政府要對香港負責，防止外國反華勢力渾水摸魚。香港人要尊重中央政府行使主權，也不會同意這些攪屎棍興風作浪，確保愛國者治港，正是要為普選建立安全網，就算有人要呼天搶地，也只好由得他悻悻然！

「癱中」是不折不扣的顏色革命

不過，雖然確保愛國者治港完全合乎《基本法》規定，但反對派仍有人輸打贏要，企圖硬闖，提出「癱瘓中環」的口號，用暴力脅逼中央政府接受他們一廂情願的主張。而事實上，提出「癱瘓中環」的反對派中人已明言準備衝擊香港法治，曾在美國國會要求美國制裁中國的李柱銘更「盼作第一被告」，很明顯，這種行為已經觸犯了香港法紀，他們以為只要付出輕微的代價，便可以搞亂香港，讓香港的繁榮穩定成為他們的政治陪葬品，這是不折不扣的顏色革命，目的就是擾亂社會，奪取政權。

如果「癱瘓中環」的圖謀實現，無論用何種方式結束，給香港帶來的損害都是難以估計的，除了數以百億計的經濟損失，還有可能影響香港的國際地位，降低香港的信貸評級，更可怕的是動搖了世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令香港處於長期的政治動亂之中，其影響之深遠可能會延續多年，甚至會影響中國的發展。所以，我們決不能讓反對派的陰謀得逞，必須將香港的顏色革命消滅於萌芽之中！

■梁立人

一直以來，中央政府嚴守「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承諾，但香港的反中亂港分子卻不斷以爭取民主為名，無視一國，分裂兩制，將香港往懸崖上推，而且毫無顧忌，越發猖狂，最近更是赤裸裸的打出「癱瘓中環」旗號，公然號召他人作出違法亂紀的事。香港往何處去，已到了大對決的臨界點，要麼將香港的治權拱手相讓，讓香港成為西方強國的新租界；要麼在反中亂港分子發動顏色革命之前提早遏制，保證「一國兩制」的完整無缺。我們應汲取歷史的教訓，在大是大非面前絕不可以有半點含糊，「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己跑掉」，反中亂港分子的猖狂行為已構成違法的事實，特區政府應該當機立斷，及時粉碎他們的陰謀，若不這樣做，將來不但要付出難以承受的社會代價，同時也對不起善良守法的香港市民。

反對派激化工潮挑動「四罷」禍害社會

卓偉

貨櫃碼頭罷工事件仍未有解決跡象，在資方入稟禁制令之後，李卓人等反對派人士要求工人移到碼頭外繼續罷工，並且佔據了兩條行車線，在馬路上紮營。李卓人沾沾自喜的表示，運動是成功的，因為已癱瘓碼頭運作云云。然而，運動成功得益者並非是指爭取加薪的工人，原因是工潮令到工人手停口停，也嚴重損害了勞資關係，不論結果如何工人都不是贏家；而在罷工期間，不少貨主已將貨櫃轉往深圳港口交收，資方每日的經濟損失以數百萬元計，同樣是輸家。相反，在背後策動、激化工潮的反對派人士，成功騎劫了工運，將一場勞資糾紛變成政治抗爭，將各種政治訴求及議題都綑綁在工潮之上，變成一場反對派的政治動員，才是真正的贏家。反對派意圖重施當年挑動「罷工、罷市、罷課、罷會」的故伎，在政改上向特區與中央政府施壓，至於社會的利益根本非他們所關心的。

為「癱瘓中環」造勢及預演

事實上，任何工業行動的原則都是「以戰迫和」，行動是為了與資方談判爭取權益，行動也是因應情況而升級或降溫。但這次罷工事件卻是一開始就擺出一副對抗的姿態，李卓人在第一天就宣布罷工，之後大批激進團體及人士衝入碼頭，以激烈行徑去干擾碼頭的正常運作，並且煽動其他工人參與罷工，部分人更與現場的保安發生肢體碰撞，結果是令到工潮在一開始就極為「火爆」。之後，反對派各政黨及團體大舉進入碼頭，名為聲援工人，實際是為工潮火上加油。有其他工友在接受訪問時表示不認同罷工行動，立即被一眾激進人士「狂噓」及指罵，而反對派人士則不斷慫恿工人罷工，表示會協助他們爭取大幅加薪，並且提供大量物資及「補助金」讓工人可以「放心」繼續罷工。另一方面，職工盟在內的反對派人士卻沒有談判的意向，反而不斷攻擊、抹黑資方，到母公司的總部撒溪錢，煽風點火莫此為甚，令勞資關係進一步惡化。這種取態顯然不是為了解決事件解決工人權益，而是要激化事件，從中渾水摸魚。

反對派的目的昨日在《蘋果日報》說漏了嘴，將「佔領碼頭」與「佔領中環」等量齊觀，說明了這次工潮並不簡單，是為了配合「癱瘓中環」的前哨戰，當中有兩個目的：一是為將來的「癱瘓中環」進行預演。這次工潮的性質同樣是通過佔領以達致癱瘓目的，反對派人士與一眾工人衝入碼頭的核心地區駐紮，令碼頭難以運作，在行動中不但需要群眾的動員，也需要物資的配合、設立統一指揮、四處籌款、安撫工人、做好政治宣傳等，通過這樣一次工潮可以為更大規模的「癱瘓中環」做好預演，而不知就裡的工人就成為了反對派自編自導自演政治鬧劇的演員。

「四罷」以香港社會利益作賭注

二是要為之後的政改討論和「癱中」製造聲勢，炒作社會的對立。因此，反對派在工潮中從來都不是以事論事，也不是為了解決問題，而是要借題發揮，將事件進行政治炒作，就是要挑動社會的怨氣，繼而將各種經濟民生問題都歸結於所謂沒有普選。李卓人、劉慧卿、毛孟靜等反對派就不斷強調這個觀點，彷彿工人薪金問題根源就是沒有普選，只要有了普選工人就會得到「有尊嚴的薪金」，人人有屋住，年年有人工加，社會百業興旺，市民健康長壽。反對派又在販售這種「普選萬靈丹」，顯然就是為了將民生問題政治化，作為其政改討論的籌碼。同時製造聲勢，增加抗爭運動的「正當性」，煽動市民參與各種政治抗爭，向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施壓。可以預期，未來工潮政治化、激烈化的情況將更為普遍，各界都應早作應對。

值得指出的是，反對派在政改討論中一開始就擺出對抗的態度，毫不理會基本法與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在政改諮詢未開展之前，就已經推出「癱瘓中環」計劃；教協正全力在學校進行「癱中」洗腦；學聯更已準備策動罷課。而近日反對派又在不斷激化工運，挑動罷工。這些情況其實似曾相識。在2007年討論政改方案時，反對派同樣提出要以「罷工、罷市、罷課、罷會」來向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施壓，並威脅須立即普選，完全無視人大常委會的權威，指沒有人「夠膽推翻這個日子，夠膽延遲這個日子！」但由於民意反彈才令反對派最終放棄計劃。現在反對派又再重施「四罷」的故伎，罷工罷課已經出現，「癱中」本質上就是罷市，而何俊仁已表示會辭職引發全港性補選，即是罷會(立法會)已在腹稿之中。然而，反對派的「四罷」是以香港社會利益作賭注，一旦成事，學生失學、工人失業、經濟凋敝、政治動盪，受害的將是7百萬市民。香港必須尊重中央的憲制權力，反對派也必須調整心態，放棄非理性對抗，否則只會斷送本港普選，成為「香港民主罪人」。

尊重「一國兩制」就是「愛國愛港」

孟樓

香港是中國單一制國家結構下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個地方行政單位，是一個中國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之外局部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有過獨特歷史的城市。香港的政治制度發展，至少要受到和平與發展的時代特徵、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香港特點的歷史傳統三種因素的制約。任何抓住一點、不及其餘的做法都不會使香港的政治制度理性發展。所以，香港政治發展之路應該是一條具時代特徵、中國特色和香港特點相結合的「三特」之路。

近來有的報章社評稱，有關「普選特首必須愛國愛港」的說法缺乏客觀的衡量標準；還有人說《基本法》內「沒有愛國愛港」的規定。我認為這不是無知，就是偏見。

《基本法》序言指出：「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並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國家決定，在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不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

框架設定「愛國愛港」

《基本法》第159條第4 款規定：「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相抵觸。」這清楚表明「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中國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是制訂《基本法》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

一、「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方針要求愛國愛港者必須尊重、捍衛中國的國家主權。具體說，就是要尊重和捍衛國家對內的統治權和對外的獨立權。

「一國」是「兩制」的基礎。「一國」最核心的內容就是尊重和捍衛中國的國家主權。所以鄧小平把「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視為「愛國愛港」者的三大標準之一。他多次強調「國家的主權和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47頁)。

2011年1月，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在浸會大學所作的《「一國兩制」與國家對香港的管治權》演講中指出：「一國」和「兩制」有主次之分、源流之分。「一國」不但是「兩制」存在的前提和條件，是源頭，而且它還包含和體現國家主權性的管治權（對「兩制」的決定權和控制權），而「兩制」則是在中國主權下的主體地位和個別地區分別實行的不同制度，是「一國」所派生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中國的國家政權確立的，沒有「一國」，何來「兩制」？

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方針要求「愛國愛港」者必須堅持「兩個不改變」。具體而言，在保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方面，中央政府解釋和修改《基本法》「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相抵觸」，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在保持內地社會主義制度不變方面，香港居民不得在香港採取顛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共產黨領導、執政地位的行動。

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基本法草委時強調指出「『一國兩制』也要講兩個方面。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裡允許一些特殊地區搞資本主義，不是搞一段時間，而是搞幾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確定整個國家的主體是社會主義。否則怎麼能說是『兩制』呢？那就變成『一制』了。」

兩地特徵結為「三特」

堅持「兩個不改變」的關鍵是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這一制不變，這是因為內地雖不存在要改變香港資本主義制度的主張和力量，但香港社會確有一些人要推翻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和它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鄧小平1987年4月16日在會見基本法草委時指出：「1997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法律只調整人們的行動，不干預人們的思想。因此，在香港可以罵中國共產黨、罵社會主義制度，但不能付諸行動。這就是《基本法》為什麼要規定二十三條立法的原因。

三、「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方針要求「愛國愛港」者既不在內地全盤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也不在香港全盤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

香港是中國單一制國家結構下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個地方行政單位，是一個中國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之外局部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有過獨特歷史的城市。香港的政治制度發展，至少要受到和平與發展的時代特徵、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香港特點的歷史傳統三種因素的制約。任何抓住一點、不及其餘的做法都不會使香港的政治制度理性發展。所以，香港政治發展之路應該是一條具時代特徵、中國特色和香港特點相結合的「三特」之路。

(本文轉載自《信報》)

蕭若元失影響力「人力」權鬥分裂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人民力量的喉舌網台「香港人網」日前正式結束。據「人網」創辦人兼人民力量「金主」蕭若元所言，結業與不接受黃毓民揚言要「搞禍佔領中環」、「必要時會用暴力」的取態有關，蕭更公開宣稱與黃絕交。但黃毓民隨即否認有關指控，並且狠批這個昔日戰友「發咗癲」和「斷章取義」。蕭黃決裂令人民力量分裂成兩個陣營，一派認為蕭若元對黃毓民及「人力」恩重如山，但黃毓民卻放任親信攻擊蕭，並且在政治路線上處處對抗，理應對他斷水斷糧。但黃毓民一派卻認為，蕭若元是借題發揮，藉此向「人力」執委施壓，迫他們表態歸邊，讓蕭可以全面控制「人力」，取代黃毓民的「太上皇」地位。

「人網」執笠 蕭黃爭權

這兩派說法表面看是南轅北轍，但實際上都是指向這次「人網」事件的核心：權鬥。蕭若元指要結束「人網」是因為對黃毓民及「人力」執委灰心以及在「佔領中環」立場不同所致。然而，蕭黃兩人由當年「倒董」，到創立社民連另組人民力量，都是親密戰友，斷不會因為一些分歧就會拆檔。至於要迫黃毓民清理門戶，將蕭若元恨之入骨的黃洋達逐出家門，固然是一大目的，但蕭只要通過在「人力」的親信發功，加上在網台上鳴鼓而攻之已可，不必如此勞師動眾。說穿了，蕭若元正是因為黃毓民在「佔領中環」及處理黃洋達等事件上屢屢忤逆他意，令他驚覺對「人力」的控制力漸漸失去，他出錢出力反為他人作嫁衣裳，於是才要出重招打散黃毓民一系勢力，以此重整「人力」的權力架構。

事實上，「人力」是一個奇怪的政治組織，說是政黨但又沒有共同綱領，說是一個選舉聯盟反而更為合適，參與的組織或人士都是為選舉利益而走在一起，缺乏共同政治理念，因此內部的權鬥就更加激烈。在「人力」權力分佈中，蕭若元主導了最大的組織「選民力量」，當中不少人都是他的前僱員或網台主持，而前線亦已歸於旗下；而黃毓民則控制普羅政治學苑，加上親台的泛藍組織。目前「人力」主席劉嘉鴻、立法會議員陳志全正是來自「選民力量」一系，由此可見蕭若元的影響力。然而，去年立法會選舉，得蕭若元力捧，甚至拍檔參選的劉嘉鴻鎩羽而歸，雖然陳志全勝出，但黃毓民加上陳偉業依然是「人力」的最大勢力。而在選舉後，黃毓民更加動作頻頻，其中主要是調撥大量資源協助愛將黃洋達東山再起，而此人素來得罪人多稱呼人少，黃毓民私心之用也引起不少非議，也令蕭若元擔心黃正在不斷擴張勢力。

黃毓民又再另立門戶？

在黃毓民協助下，黃洋達經營的網台開始有起色，甚至有與「人網」分庭抗禮之勢，而黃在「人力」內也愈來愈剛愎自用，將劉嘉鴻等人視作傀儡。對於「佔領中環」，蕭若元等人認為應參與其中，但黃毓民卻擔心「佔領中環」變成「佔領光環」，令他相形見絀，所以一直採取消極態度，而黃洋達更因此向蕭若元以至一眾「人力」執委開火。最終蕭若元決定先下手為強，以此為由提出結束「人網」，並且斷絕對「人力」一切援助，就是要向黃毓民等還以顏色，結果劉嘉鴻等人立即歸隊，並且在「人力」執委會上通過將黃洋達夫婦視作不受歡迎人士，劍指的正是黃毓民。最令黃毓民驚訝的是，多年戰友陳偉業也投入蕭若元旗下，表明退出黃毓民的普羅政治學苑董事職位，並批評黃力撐的黃洋達做事有問題。陳偉業歸邊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令到攻守之勢逆也，連多年戰友亦站在蕭若元一邊，手下愛將黃洋達又一沉百踩，黃毓民在「人力」內已經眾叛親離，成為這次權鬥最大輸家。

不過，黃毓民是一個賭徒，賭徒的本質就是有賭未為輸，就算手上只有一個籌碼都會賭到底。而且黃毓民不必靠「人力」也足以當選，他有本錢脫離「人力」甚至另起爐灶，但陳志全、陳偉業卻不能，黃毓民最壞的情況不過如當年社民連分裂一樣，再次帶兵出走再立門戶，況且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